

小巷沧桑

●杨谦

在朔县老城内，崇福寺旁边、东城墙根下，有条小巷，叫“砖窑巷”；巷子北头有一处院落，叫“砖窑院”。这里，珍藏着我童年的记忆，记录着故土的沧桑。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砖窑巷，一家一户，一草一木，至今历历在目。路面，沙土铺成，低洼不平，排水困难，雨天常常积水成河，连月不干，生出大大小小的蝌蚪。孩子们可乐了，赤着脚下水，玩“捞鱼”。住户，只有十多家，其中，好多人以务农为生。虽然在县城中，但更像乡村。秋天，到处可见谷子、糜子上了场的景象。

巷子北头直到城墙脚下，是一大片野地，叫“后靶场”，长满乱树、杂草，是

我儿时抓蜗牛、采蒲公英的“百草园”。砖窑院的南面不远处，有一汪水塘，周围野草丛生，夏日，可以看到，“蜻蜓立上头”“听取蛙声一片”的风景，然而，死水一潭，生满绿藻，气味难闻。水塘南有一大块耕地，几乎年年种山药蛋，1946年朔县刚解放，还种过罌粟。巷子东面，就是拆了城砖的土城墙，很像山丘。越过城墙就是废弃的城壕，很像山沟。我们一伙孩子，常常爬“山丘”，下“山沟”，个个玩得灰头土脸，不亦乐乎。谁家吃水，要到后街的一口水井上，手拔肩挑。

民宅，多年推修，残破不堪。砖窑院也不例外；南房早年塌毁，在地基上种了西红柿；西房向北倾斜三十多度，用石头打梁顶着；东房山墙倒了，好几

个月后，父亲才自己打土坯垒好。南邻纸坊院，作坊的后墙倒塌，屋顶露天，好几年不去修复。东邻李家，三孔窑洞，塌了两孔，四堵院墙，全都倒掉，十多年任其破烂下去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巷子发生了一些变化。“后靶场”、水塘上、南面的那块地里，都盖上了房子，不过，以低矮的土坯房居多。房子多了，人口增了，但是，绿地少了，土气依旧。八九十年代，发生了三大变化。一是坑洼的土路，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；二是自来水进了院子；三是有多户人家大兴土木，盖起了大瓦房，巷子里总算有了几处像样的新建房子啦。

进入本世纪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朔城区启动了“崇福寺景区”的建设项目。砖窑巷正在景区规划之内，成为首批拆迁的对象。长期以来，崇福寺默默地坐落在塞北小城之内，淹没于“雁门关外野人家”之中。今天，随着“国家4A级旅游景区”的建成，崇福寺开始大放异彩，以崭新的风貌，迎接着八方游人。亮丽了朔州，知名了全国。

如今砖窑巷，旧貌换新颜，已经与整个“崇福寺景区”融为一体。拆迁户，喜迁新居，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，奔向了小康。

请看，今日之砖窑巷——
破旧容貌无踪影，华丽转身展新容。
商舖火旺成闹市，景观赢得喝彩声。

巷子的东半面，建起了游客服务中心、停车场和二层楼商铺。西半面，建起了三层楼商铺。巷子南头为“景区入口”，开辟出一处园林式的广场。正中八边形高台之上的石雕，夺人眼球，寓意深长；一部翻开的巨书，围绕着八根大理石“诗柱”，古朴大气，彰显了古城的文化魅力，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。四周碧树掩映，绿草如茵，石凳棋桌，设计人性。与崇福广场隔路相望，彼此辉映，自成一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巷子里的新式多层建筑，突破了一般仿古的老框框，既保留了历史文化元素，又包含着现代文明因子；既充分发挥商业价值，又尽量兼顾景观效果，得到了大家的赞赏。

一次，我到崇福广场逛达，遇到了一位老邻居。说起当年拆迁时，他喜形于色地说：“咱砖窑巷可拆迁好了，我们都沾了崇福寺的光了。”这话固然不错，但我认为，砖窑巷能够大翻身，与其说是沾了崇福寺的光，倒不如说是借了改革开放的东风。

(本次征文活动到此结束，感谢广大作者赐稿，感谢广大读者关注。)

放歌夕阳

陈群、于启文 词
王明 德 曲

1=F 4/4
自家地、热情奔放地

(· i i i · i i | i 5 i 2 | 3 - 0 3 2 · i | 5 6 i i i i | 2 i -) |

唱 吧！唱 吧！ 我 们 欢 聚 一 堂 把 新 时 代 唱 响。
唱 吧！唱 吧！ 我 们 欢 聚 一 起 把 舞 姿 激 情 挥 洒。

3 · 1 3 1 0 | 1 · 7 6 1 5 | 1 1 6 1 2 | 3 - - - |
唱 吧！唱 吧！ 白 发 折 射 出 闪 光 的 年 华。
唱 吧！唱 吧！ 青 背 承 载 着 无 限 的 荣 光。

6 · 6 5 3 3 | 2 · 3 1 6 5 | 2 · 2 2 3 2 1 6 2 | 1 - - - |
皱 纹 绽 放 着 纯 真 无 瑕，夕 阳 放 飞 漫 天 红 霞。
舞 姿 彰 显 出 五 彩 辉 煌，春 风 吹 拂 鲜 光 竞 放。

i - 6 - | 6 5 0 0 0 3 | 6 · 6 5 3 3 | 2 · 3 2 1 |
唱 吧！唱 吧！ 与 美 丽 结 伴 和 快 乐 同 行，
唱 吧！唱 吧！ 同 时 光 携 手 让 童 心 进 发，

2 · 2 2 3 6 6 5 | 7 · 7 7 6 5 | i i - - (0 i i | i 5 6 5 6 5 3 1 |
阳 光 心 态 陪 伴 我 青 春 焕 发。
初 心 使 命 伴 随 我 青 春 涌 浪。

3 1 5 2 1 0 1 0) | 3 · 1 3 1 0 | i · 6 6 5 0 | 6 5 6 5 3 |
唱 吧！唱 吧！ 唱 吧！唱 吧！ 不 老 的 心 灵

3 5 3 3 2 1 | 2 · 2 2 3 6 5 3 6 | 5 - - 0 5 | i · i 6 5 |
放 歌 夕 阳，追 梦 路 上 奋 发 图 强。 用 余 生 谱 写

6 5 6 5 4 3 | 6 2 - 0 3 | 2 · i i - | i - - - | i 0 0 0 |
新 新 的 篇 章，新 新 的 篇 章！



怀念母亲

●刘凤平

不知不觉，母亲已离开我们20个春秋了。满脸乐观、精神抖擞，身体硬朗、脊梁挺直的母亲的形象经常在我的眼前浮现。

母亲是勤劳的。常记得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，等我们睡起二觉她还睡不着。到了地里干活，老是争着抢着做，为多挣几个工分拼命地干。在分产到户后，全家分了90亩地，种小麦30亩，胡麻20亩，豌豆20亩，山药5亩，杂粮15亩，从种、锄、收割，每亩每分，每粒粮食的收获都离不开父母的双手。父母日头没上来，就叫上我们上场面铺苜蓿，铺开后用连枷打三、四个小时，到下午日头落山才能收回。孩子们逐渐长大，成家立业，分家后父母仍种着三四十亩地，勤劳不辍。我和大哥在村里种点地，只要我们回去，不管地里有多忙，母亲总放下自己的营生，和我们做营生，一直到帮我们做完。

母亲是有志气的。在那缺吃少穿的年月，父母坚持供我们弟兄四个都上了高中。记得我在油坊(县城)上高中时，每月伙食费7.2元。家里没钱，母亲就挨家挨户地向人家借鸡蛋凑伙食费。临走时母亲总要给拿点炒面。其

实那是母亲晌午不午休，到野地拔的沙蓬，打下籽粒推成的，虽然很苦，但在那吃不饱的年月，起了很大作用。记得我已参加了工作，三舅给我母亲买了些缝棉袄用的布料、棉花，我母亲自己没舍得缝，给我缝了件棉袄。那棉鞋、棉袄真暖和、暖心。

母亲对人很大方。记得那年月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。郝村是我姥娘家，常有这表哥、那舅舅来我家光顾，不是到公社办这事，就是办那事，中午总要在我们家吃一顿饭，我们家队里给分的豌豆推成的豆面，我们一家一年也吃不上几顿，都放在那准备给这些经常来的亲戚吃。记得有个我们也叫姥爷的，在白头里公社盖兔场，在我家吃了20来天，想起来就感觉我母亲的大气。

母亲是孝顺的。记得我奶奶在世时，和我们住在一个地上，一个东房，一个西房，我母亲从来没和奶奶面红过，碰上我们吃点的好的，我母亲打发了给奶奶送过去。奶奶临离开人世的那些时候，我母亲给我奶奶扶起扶坐，喂吃喂喝，端屎倒尿。每年农闲时节，我母亲去给姥姥拆洗衣服、被子，打扫家。八月十五我母亲总把队里分的少得可怜的肉留

下，十六日中午去给姥爷做顿饺子。

母爱如水。大哥在村里种地，那天到康村梁锄胡麻，又热、又累、又渴，回到家里后，母亲把凉好的糖水给大哥端到炕上，大哥端起就喝，母亲对孩子们的爱是甜在心里的。

我们在村里小学念书，每天下了晚自习，母亲给锅台上扣几个熟冻山药，或在火盖上炕几个山药片，热乎乎的真香啊。有一次母亲蒸了两大笼油渣渣包子，看我们吃得香美，母亲自己没吃一口，只拌了点炒面吃了几口，就下地干活了。

小妹在赵官屯上初中的时候，母亲怕她迟到，就把大公鸡放在家里叫鸣，最后还是迟到了。她不敢走，母亲就送她

去赵官屯学校，小脚走不了，一路在后面叫她，直到小妹进了学校母亲才回去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县职中投入28000元贴息贷款，让我承包了白头里乡的砖厂。购买设备、四轮车、生产工具后，资金所剩无几了。烧出来的砖又没有市场卖不出去，人员工资、修理费、食堂生活费、电费，都要钱，资金成了最大的难题，有时手里连买一袋白面的钱也没有，雇个做饭的大师傅都雇不到。那些日子，我母亲出地锄田回来，已经累得不行了，还要给我们砖厂的工人做饭，一日三餐，顿顿不少，那时我母亲已近70岁的人，还有那么大的精力，我甚至怀疑母亲是个“永动机”，永远不知乏困。每天的吃饭，莜面、豆面、白面、山药……也不知要消耗多少粮食，从来也没有一句怨言，对工人热接待待，嘘寒问暖，一点不情愿的表情也没有。

母亲已离我们而去，到现在我也后悔没有请她下一顿饭店，没有给她买一身衣服，没能让她坐上一回小轿车。



古城大汉卖罐头

●陈永胜

说起古城大汉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朔县老人们还常常拿这位大汉来作比喻的。比如说，“这后生长得快有古城大汉高啦，可不敢再长啦。”这是拿古城大汉作比衬，形容这个后生长得高；“哎哟哟，这三间房连古城大汉高也没，咋能叫大正房哩？”也是拿古城大汉作比衬，形容这三间正房低矮。那么，人们不免会问，古城大汉何许人也，究竟有多高？《朔县志》(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一版一印)有近200字的人物简介，说他身高八尺一寸，即2.43米，比篮球运动员姚明还高17厘米。

古城大汉这个名字，其实是当年人们送给他的“雅号”，他的真名叫马银，生于1888年，卒于1955年，享年67岁。古城大汉幼年丧父，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以编制罐头(一种取水的工具)等制品为生。十来岁的时候，马银的个子和同龄娃娃们并没有差别，甚至是最底的。因此在街上卖罐头时，常被一些人欺负，抢走他的东西不说，还要打他一顿。有一天，马银遭人欺负后，来到父亲的坟前放声痛哭，忽然从远处走来一位白胡子老人，问：“娃娃你哭啥呢？”马银便把自己因个子不高遭人欺负的事诉说了一遍。老人听后呵呵一笑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圆坨蛋蛋，说：“不要怕，你把这颗丸药吃下去，个子就会长高，别人就不敢欺负你了。”看着马银吃下药丸，白胡子老人飘然而去，不见踪影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马银觉得身子在不停地跳动，个子也在不断地长，回到家里后，他的个子已经快要挨着窑顶了，母亲一见吓了个半死，慌忙拿起一把笤帚拍在儿子的身上，说：“印娃可不敢给妈再长啦！”说来也怪，马银的个子就止住了。从此，古城大汉的名字取代了他原本的姓名。

大汉前为什么要加“古城”二字呢？这还得从朔州的古城说起。

朔州古城指的是北齐的古城，确切的建筑年代是北齐天宝八年(557)，东、西、南城基为1.8公里，北城基为1.6公里，周长7公里。为土城夯筑城墙，隋唐辽金各代沿用，距今已经1566年了，元朝至正末年，姚枢副守朔州，因兵少城阔不易防守，始取古马邑城东南一角改建州城，工程未竣而元朝已亡。明洪武三年(1370)，郑遇春奉命开设朔州卫衙门，继续施工，并修筑四门。至洪武二十年(1387)，砖包城墙竣工。这个城就是如今人们说的“朔州老城”。

马银当年居住的地方，就是北齐马邑古城的北城墙根，传说住在一种叫做“二层楼窑”的民居里，也就是北古城墙阳面的根底，傍着城墙掏出来的窑洞，然后再在窑洞前檐半截窑洞，实用而又美观。马银从出生到去世，一直就生活在这个地方，人们便因地取名，送了他“古城大汉”的“雅号”。这个地方就在如今北美商业街和古北街交叉口的东北处(朔州市供电公司正对面)，也是如今北关村村民的居住地。

过去的朔县北关村，土地贫瘠，加之风大干旱、沙化严重，据说刚种下的土地，一场大风就能把籽种也刮得飞上了天，因此单靠种地是难以生存的。于是，村里的不少人就以编制罐头、簸箕、筐箩等生活和生产用具为生。这种用具的主要原料是雾柳条，人们也叫“柳条”，它是一种生长在河滩沙洼里的丛生灌木，枝条一般是一米到两米多高，光滑而又柔顺，年年割，年年生，是编制罐头的好材料。

大致来说，凡有河滩的村庄，就都有野生的“柳条”。北关村不产“柳条”，想搞编制就得下乡收购。有“柳条”的村庄村民，便在初秋时节割上“柳条”排放在院里，等待来年开春后北关人来收购。北关人搞“柳条”编制始于何时，明代还是清代？人们已经很难知道了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并不是古城大汉这一代人开始的。至于说古城大汉的编制手艺是祖传的，还是外学的，实在是没有

必要探究了，也无法探究了。我小时候，我们邻巷的马房街就有一家编制罐头的，人们就称之为“柳条匠张万元”。

1970年以前的“柳条匠”和木匠、铁匠、裁缝匠、笼箩匠一样，是与人们的生活、生产息息相关的行业。比如这个罐头，就是人们须臾离不开的提水工具。没有自来水前，朔县人用得都是井水、河水或蓄水池里的水。无论是取何种水，都离不开这个罐头。罐头的直径大约有十四五厘米粗、四五十厘米左右高。罐头其实就是个“二传手”，人们先用它把水从井里提上来，倒在桶里，等两只桶装满以后，再用担仗担回家里。1970年以后，白铁罐头逐渐推广后，柳条罐头才开始退出舞台。

除去柳条罐头外，比如担土灰灰用的箩头、放菜存炭用的筐筐、箩面筛用的大筐箩、抓粪用的筐箩、妇女用的针线筐箩、工人们戴的安全帽等等，柳条编制的用具是非常广泛的。据人们传说，古城大汉当年主要以卖罐头和箩头为主。

三

我爷爷生于民国四年(1915)，生前常给我们兄妹捣古记说，他们小时候经常和伙伴们相跟到“窑儿墩”去看古城大汉，大汉就像电线杆，头有罐头头、手有筐箩大、鞋拔就像小木船，说话瓮声瓮气、闷雷一样可怖。又说，古城大汉的脾气很不好，人们观赏他时，要是遇上大汉不顺心，搽拳抹胳膊是常有的事，说话也极是粗野。

“窑儿墩”就是朔州的文昌阁，也叫文魁阁，位于城内东西西南北四大街的交汇处，原有鼓楼。明万历三十三年(1585)在原鼓楼台基上改建文昌阁。清顺治十二年(1655)重修。1950年全部拆除。2000年后，朔州老城改造中，在原址上重新建造了文昌阁，蔚为大观，成为朔州一景。

城区五交化门市前。也用不着立什么招牌，大汉本人就是极其醒目的招牌。据传说，古城大汉中午回北美古城吃饭时，举手就把罐头、箩头两大东西放在人家房顶上了，不用担心人们“捎带”走。把罐头等物放在他人铺面的房顶上，一次两次可以，时间长了，那房顶上的筒瓦还能吃架住？大概就是这个缘故，大汉被铺面的主人撵走了，据说撵到了“窑儿墩”东南角(原朔县山货社的门前)。

据我爷爷说，古城大汉的手艺比较一般，加上他的脾气又不好，所以买卖也就很平淡，仅仅是维持个温饱而已。比起北关里的不少同行来，他的效益就差得很远了。

朔城区的李柱生曾经多次和我说，1937年日寇侵占朔县后，见到古城大汉时惊叹不已，以为不同凡响，视作天人，纷纷和大汉合影留念。如今保存下来的一张照片，就是剪裁了日本兵后的古城大汉的照片，剪上去也没什么“不同凡响”的地方，倒是一副衣衫不整、贫困潦倒的形象。不过，这也真实地再现了日寇铁骑下朔县人民的悲惨景象。

古城大汉娶的妻子姓谷，朔县北邢家河村人，1961年去世，生有一个女儿，外孙女姓刘。传说谷氏三寸金莲，美貌如花，可惜不会给丈夫做鞋。也难怪，古城大汉的鞋长且肥，自然是不好把握的。城里一家鞋铺便闻风而动，免费为大汉做鞋。这个好心的鞋铺老板，是为了广告还是慈善，已经无法判断，也许兼而有之吧。

《红楼梦》中王熙凤有句话叫做“大有大的难处”，古城大汉何尝不是这样，穿衣裳费布料自不必说，吃饭就更是个问题了，据说大汉的饭量是惊人的，他一个人吃的是三四个人的饭量。尤其是红白事筵下，他一个人能吃五六个人的饭，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，不像咱们如今能敞开来吃。因此，筵下亲戚朋友看见古城大汉就头皮发麻，不想和他坐在一个炕上吃饭。不知当年的大汉如何感想，要是换了如今，可是一件有伤脸面的事。

古城大汉虽然勤劳，但卖了一辈子罐头，也贫穷了一辈子。细细想来，实在是有些生不逢时啊，若是换了今天，那可能就吃香啦。

天眷善无，地涵功德。尔其南眺并恒，北通塞北。东贯幽云，西望河域。据要塞以靖中原，倚塞垣而守雁。雄关屹屹，威踞千秋；古道漫漫，退隐八极。

是故历朝抚辖，百代屯营。或胡或汉，时礼时兵。赵武灵王设善无铁门，鲜卑拓跋造盛乐金陵。秦皇汉武袭承郡治，隋帝唐宗巡幸边庭。而后两宋孱懦，辽金霸凌。速明则设右玉林卫，洎清始定右玉县名。忆昔汉李广平胡，雁都敌血；郭子仪讨贼，静边列旌。誓保右卫城，彰右玉儿女之骨血；屡征准噶尔，保北疆民之康宁。而或烽烟消散，马市繁荣。汉蒙互市，财货充盈。彼有骡马皮革，我具茶银布缙。尔时千家店铺，满市人声。晚宿之人，燃通宵之灯火；早行之客，披拂晓之晨星。或浓茶百碗，或烈酒千觞。坦诚交易，缔结友盟。马市既成贸易，晋商斯乃诞生。蒙疆俄欧，携逸志以圆梦；财富友谊，载荣光而返程。古道漫漫，遥遥绵绵驮队；霜风冽冽，遐闻阵阵驼铃。于是吸引晋北贫民，络绎出口，相偕谋生。择平川以长驻，开沃野而勤耕。嗚呼！普天黎庶，两地边氓，孰不具温情，孰不慕和平邪！

慨夫塞天朗朗，边地莽莽。苍头河水，流历史以悠远；杀虎雄关，塑人杰之兴旺。高市贵拥晋平城，实乃贤才；麻总兵抗倭安疆，真堪良将。孙进士忠骨可嘉，何廷魁英魂堪仰。耿耀张首筹装甲，只一力强国强军；关才女怀才，气节长存；纵然文臣，胆肝犹壮！

方叹其历史人文，再观其景观风物。朔夫晴昔也，周野凄凄，四望肃杀。崩秀沟深，山穷岭危。沙尘蔽日，星点油灯；黄土熏天，夜埋寒窟。百姓稼穡艰难，父老心碎；旧时风沙不止，鬼神愁绝。诚苦甚矣！旧朝无奈后患，新政改移日月。信有移山之志，岭岳堪移；誓谋植树之心，风沙可歇。于是志同德，了无半日疏慵；孺老偕行，只凭一声吆喝。经雨经风，滴汗滴血。百里丘壑，处处栽培；几十春秋，代代传接。壮心不已，虽梦中而手自挥锄；坚志难渝，纵死后而魂犹抡锄。永践初心，奇功自达。至乃而今右玉，碧草葱茏，绿树层叠。真塞上之绿洲，人间之仙阙也。

是故风沙一去，殊境恒留。精诚所至，胜景必酬。于是有小南山之景秀，松涛园之林幽。中陵湖之湖山一碧，辛堡梁之林海万畴。

于是望彼南山兮，天造翠丸。陟彼南山兮，碧海狂澜。不染纤尘，石卵铺彩；常蒸云气，石叠盘天。筑亭台轩榭，构楼阁桥园。粉蝶黄蜂游于花圃，珍禽瑞兽戏于林间。寓植树人之善

右玉赋

●刘懿德

行，塑三面菩萨；昭护林者之峻德，造四围林山。草为德而荣茂，林因善而绿。嗟乎！凌南山之巅，心昂昂以风发；目林海之阔，胸荡荡而气宽。

于是登高极目，松涛园林，绿色胜景。如涛似浪，万木葱茏；描青染翠，一坡连亘。身临其境，则曲径幽深，密林峻挺。芳草绵柔，松枝茂密。爽风扑面，感楚王游台之欢；香土沁脾，忆葛氏瘳人之病。好鸟鸣鸣，游人呼应。游园之趣，其趣何浓；览物之心，其心何称！然每瞻烈士塔碑，则必人声肃静。缅怀英烈，万木虔诚；祭拜英雄，万众崇敬。松柏长守烈士之骨，故其木也荣荣；松风犹唱英雄之歌，遂其声也耿耿。甚矣哉！唱造林人之功勋，叹松柏树之坚固。

于是观中陵湖景，水汇河床，湖铺峡谷。水天一色，湖山同绿。高坡夹岸，杂树葱茏；石径环湖，百花馥郁。镜湖澄澈，正游人泛舟；环境清幽，引兔鸟栖宿。当此时也，正尘嚣不闻，人鸟无欲。顿觉骨爽身轻，超凡脱俗。其乐悠陶，其情弥笃！至若辛堡梁之林海万畴，则所述何复？固知右玉之景，其境虽殊，其旨同属。况夫翠色满城，画图千幅。万言难尽，一赋何录？唯右玉之精神，乃黎民之幸福也！

吁嗟乎！黄沙退，绿洲弥。乾坤转，气象奇！当嘉宏烈，应表鸿徽。是故造红色教育基地，树绿色纪念碑。艺术粮仓，凭画笔而绘右玉风貌；精神展馆，藉平台以展奋斗光辉。丹心化雨，铁肩为梯。坚定初心，孜孜不倦；传承使命，久久可为。嗚呼！千载善无，英雄右玉，正激流勇进，奋翻腾飞！

投稿邮箱:szrbfk@126.com



彭甫召作